

SHIJHUI MOU
RENWUXILIE



丁言昭

明之得志以爲我朝何事所眩乎。但周環繞樓囑。此
 乃其最上者。爾止一處。其名他何云矣。若一大便一食糞。
 中亦向非是哉。夫用舍。事與吾一人神遊於外候。一旦
 而身居戰地。輕仁壽人。物也。環繞脫階。但既斬。
 出而不獲。柳。今汝恐也。使持使之主史。已前。八王。
 建元二年。自付七十年常生。因此。此文年止始曉。八月。
 此者山脈內則有外。當可。外至前方是一障壁。
 因楊老所說。已見其深。南臺微的我們概立此道行。此
 乃其最上者。爾止一處。其名他何云矣。若一大便一食糞。



SHIJIHUIMOU RENWUXILIE

世纪回眸·人物系列



世纪回眸·人物系列

K825-6

74-C₂

在男人的世界里 丁玲传

丁言昭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 征

封面设计：王志伟

在男人的世界里

丁玲传

丁言昭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75 插页 6 字数 261,000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321-1738-3/1·1406 定价：18.00元

1923年夏丁玲
与王剑虹在湖
南常德合影



左联时期在上海



1925年丁玲与母亲在湖南

丁玲与胡也频摄于1927年

1929年丁玲、胡也频与友人之妹





1949年丁玲与宋庆龄在北京



1938年摄于延安



三十年代的丁玲

1949年9月宋庆龄和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部分女代表合影。前排左起：何香凝、宋庆龄、邓颖超、史良。第二排左起：罗叔章、蔡畅、丁玲；后排左起：李德全、许广平、张晓梅、曾宪植

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第一屆全體會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979.6.16~7.1

左起：夏衍、丁玲、
资华筠、方晓天、张
权、王人美。



丁玲在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 1954 年摄



1958 年丁玲与陈明去
北大荒前夕在家中合影

1979 年 1 月与北京（全家合影）前排左起：陈明、周欣、丁玲。
中排左起：李灵源、胡延妮、蒋祖慧。后排左起：蒋祖林、周良鹏。





1979年10月丁玲用陈明在山西制作的“写字台”写作



丁玲于1980年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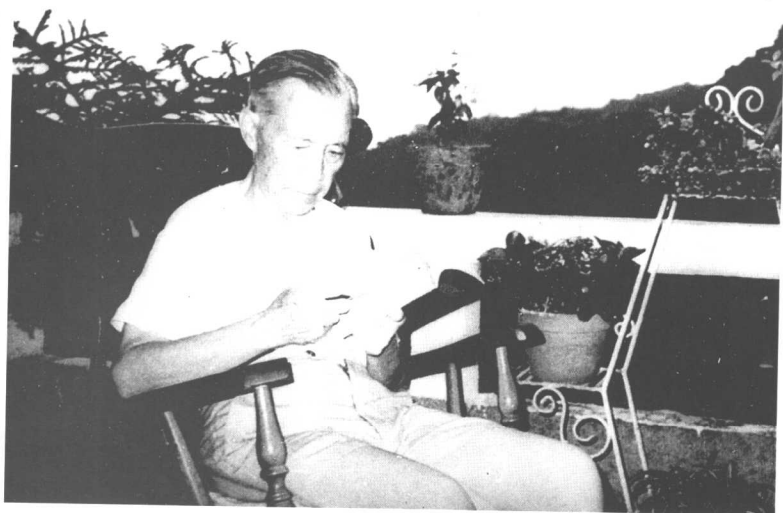
1981年12月
在美国爱荷华



世纪回眸·人物系列

1981年丁玲回北大
荒探亲时重操养鸡业





冯达于1989年7月9日

作者与蒋祖慧合影



编者言

从今天起，——这每一天，每一小时，甚至每一分秒，我们都别无选择地朝着世纪末逼近着。身处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口回眸百年历史：现代中国经过了几代人的前赴后继，受尽磨难，至今方才徐徐拉开现代化的大幕。我们或可再问一声：这现代社会转型期的序幕，是否延续得太久了一些？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自今日始绕萦在人们心头，早在上一个世纪之交口，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们已经发出了类似的疑问，他们急躁不安，东渡日本，西走欧美，上下求索着……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悲壮行程，如同一道现代中国史上的深沉凿痕。本系列的宗旨，正是要通过这几代知识分子不同的生活历程、心灵历程以及学术历程的描述，达到一种对一个世纪的整体性反思，从而使我们有更多的理性来选择下一个世纪的路该怎样的走下去。

目 录

寄丁玲	1
第一章 秋之霜白	5
第二章 夏梦苦短	42
第三章 雪峰凝春	79
第四章 横竖红黑	120
第五章 冬夜漫长	157
第六章 高丘耀女	200
第七章 千秋功罪	236
第八章 咫尺参商	295
第九章 与子偕老	346
附 录 丁玲年谱简编	381
后 记	400

寄 丁 玲

丁玲，你在这个世界上风风雨雨地生活了 82 年后，从容地走了，走到另一个世界。在那儿，黑暗不再会来威胁你；魍魉不会来欺侮你，老母亲和老朋友都自由地陪伴着你，你将不知道孤独为何物。

半个多世纪来，你不能说、不愿说、不便说的感情、事件，可以毫无顾忌地和老朋友述说。

见到瞿秋白，说什么呢？他说过你：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他是说准了你的一生。但是，当你见到他时，你该说些什么呢？

说你和王剑虹一样地敬仰他，爱慕他？说你妒忌王剑虹？说你带着一种女性受伤害而自尊的心，不顾一切地离开他们？

胡也频还是那么年轻，因为他牺牲时才二十多岁。你们会谈起当年少男少女式的朦胧爱情，很甜很甜，甜得发腻，但这是不成熟的，直到你见到冯雪峰，一个成熟的男人后，你有了一种触电的感觉，这时你才明白，冯雪峰是你要找寻的终身伴侣。只有理解你的情感世界后，人们才会读懂你后来说的两句话：你最纪念的是胡也频，最怀念的是冯雪峰。可惜，雪

峰是个有着高度理性的政治型男人，你们一生中一直在互相关心，患难与共，可为什么就这么没有缘分？

见到沈从文，你还会向他解释吗？你为什么在 1980 年在《诗刊》发表的那篇文章里借纪念胡也频，却说了些伤害老朋友的话？沈从文是个文人，他再有不是之处，他也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这个同乡人的事呀？是老年人的心态变化？还是别有所出口的苦衷？还是想到什么事，怨气不打一处来？

他也姓冯，但和那个教你日文的冯是多么的不同，如果说冯雪峰让你感受到崇高和成熟男人的幸福，冯达则带给你的是一生的痛苦和说不清的污点：30 年代的被捕、延安时期的审查、50 年代的丁、陈反党集团、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他不是成了灾难的由头吗？冯达一直说对不起你，现在他可以亲口对你说了。

鲁迅还是那样严肃，穿着旧长衫，手中永远夹着一支点燃的烟。你会问他吗？当时你说“政府在养她”是什么意思？

但鲁迅对有作为的青年作家总是爱惜倍至，你当时被关押在南京的事，他从曹靖华那儿得知后，立即设法告诉冯雪峰，然后来和你接关系。

毛泽东走来了。在女作家中，你很幸运，得到他的赏识和喜欢，你已记不清曾和他谈过多少次，说过多少话。在战火纷飞的时代，敌情一天变三变，在军务繁忙之际，他用军用电报，送给你一首词，那是 1936 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一年。

但是在 50 年代，他亲自领导了批判“丁、陈反党集团”和反右运动。你始终相信着毛泽东，你觉得冤枉，但凭你个人，你是无法扭转局势的，只能处于被动地位。应该说毛泽东并

不是一直不信任你，不然，你到了延安，怎么会受到那么隆重的欢迎和热诚的接待？

事物总是不断变化的，随着形势的发展，人事关系的变动，你受到怀疑，有的事无法用对和错这么简单地划分。信任中掺杂怀疑，怀疑中又有几分信任，事情就是这么复杂，这么曲折。

现在，你可以和你的湖南老乡长长地谈上几天，诉诉你多年的委屈和不平。

周扬是非常聪明，有能力，有水平的，如果不是党务缠身，他在文艺理论上会很有建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们的隔阂究竟从哪一天开始？由哪件事引起？没有人专门去考证过，但至少是在 40 年代就开始了。

在延安，周扬是鲁艺的校长，你是文协的主任，听说山头对峙，关系很紧张。

50 年代，你是挨批的对象，他是掌权者。

任何人处在他的地位，都会执行上级的命令，几十年来，他一直处在领导文艺的地位上，毛泽东不是称他的工作部门是阎王殿吗？批你，他只不过是个执行者，问题在于执行中有没有主观的恩怨渗透在里面，所以你恨他，是可以理解的。

1979 年后，他在大会上诚恳地向当年被整的人道歉，当事者差不多都接受了，只有你不接受。周扬伤心地对儿子说，她不给我机会。

历史是一面镜子，真实地照出你我他，时间会冲刷一切，你和他为什么就不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呢？

你走了,但给这个世界留下了许多谜。在众多的女作家中,你的生活,你的作品,你的一切,几乎与中国的战争、运动休戚相关,读你的人,看你的书,能读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你不是一个单纯的女作家,是中国特有的,与政治紧密结合的革命作家。你波澜壮阔的一生,真实地折射出中国的社会与历史。

这本书是献给你的,书名原先就想好了,叫《在男人的世界里》,想写一个中国伟大的女性如何在这个男人们的世界里奋斗、受难、渴望和追求。你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中国没有第二个能像你那样,腾跃在这个男人社会的群峰之巅。那些在你的一生中发生重大影响的男人们,那些在另一世界里与你重逢的男人们,有政治斗争中的龙种领袖,也有新文学史上的制鲸巨擘,这些男人本身就是一部壮丽的历史。他们有的是你深深渴慕的人,有的是你倾心相恋的人,有的是你终身敬仰的人,有的是你相知相爱的人,当然,也有你一生为其所累而终于宽恕和一生为其所害而至死不原谅的人。把他们与你的故事写出来,不是一部生动的现代女性奋斗史和苦难史吗?对了,还有健在、并在幸福的晚年生活中孜孜不倦地做着你不竟的工作的陈明,他的故事我将在这本书写完时再告诉你。

这不是一部女权主义的传记,更不是一部通俗爱情传记,它只是记录了一个象征着男性权力的社会中伟大女性可能的遭遇,因而,这部传记也包含了另一个女性作家对当下女性的社会生存问题的严肃思考。请你接受吧。